

唐宋詞
解析

1207.23
10

1207.23

唐 宋 词 解 析

姜 超

62881

内 蒙 古 教 育 出 版 社

1981·呼 和 浩 特

唐宋词解析

姜 超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呼和浩特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9千

1981年12月 第一版 1982年2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6,640 册

书号: 7167.768 定价: 0.47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作者精选了唐、五代和两宋词四十首。这些词是入选各家的代表作，也是历来流传较广的名词。对这些词，本书作者除作了少量的字义、典故的疏通之外，着重地对词的思想、感情和意境进行了研究和剖析。在解析过程中，对某些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可以作为教学唐宋词的参考，也可供唐宋词爱好者阅读。

目 录

李 白

忆秦娥（箫声咽） （ 1 ）

韦 庄

思帝乡（春日游） （ 3 ）

鹿虔扈

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 （ 6 ）

李 璟

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 10 ）

冯延巳

鹊踏枝（庭院深深深几许） （ 12 ）

李 煜

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 （ 15 ）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 18 ）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 21 ）

捣练子令（深院静） （ 24 ）

范仲淹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 26 ）

柳 永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 30 ）

雨霖铃（寒蝉凄切） （ 36 ）

王安石

桂枝香 (登临送目) (40)

苏轼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 (44)

念奴娇 (大江东去) (47)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54)

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 (58)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 (61)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65)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69)

秦观

踏莎行 (雾失楼台) (72)

贺铸

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 (75)

赵佶

燕山亭 (裁剪冰绡) (80)

周邦彦

瑞龙吟 (章台路) (83)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87)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 (91)

陆游

卜算子 (驿外断桥边) (95)

辛弃疾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 (99)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103）

永遇乐（千古江山） （107）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112）

祝英台近（宝钗分） （116）

满江红（家住江南） （120）

姜 夔

踏莎行（燕燕轻盈） （124）

暗香（旧时月色） （128）

疏影（苔枝缀玉） （135）

吴文英

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 （140）

文天祥

念奴娇（水天空阔） （146）

刘辰翁

兰陵王（送春去） （152）

张 炎

高阳台（接叶巢莺） （157）

忆秦娥

李 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主题是闺怨。比一般词中所写的闺怨，内容深远，气势雄浑。笔一落纸，便奏出一曲动人心弦的悲伤之音。当读者正品味这凄凉声音之际，诗人便把凄凉的声音和不幸的人物联系起来，点出诗的主角。秦娥一出现，便有一番动人的姿态——“梦断秦楼月”。一轮明月，用皎洁的光，把秦楼带入诗的境界；用朦胧的色，把箫声传播到艺术的天地。秦娥的不幸，伴着箫声和月色，深深地印入读者的心中。而梦断二字，把月色下、箫声里、秦楼中怨女的哀思，更进一步地准确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十个字，写出声音，绘出色彩，点出人物，并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概括而本质地交待清楚。

“秦楼月”三字，既在音律变化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在感情发展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下，通篇写秦娥内心世界的三部曲：联想，对比，想象。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是从联想的角度来写秦娥的

怨。“年年”句表面上是说的柳色，是说柳色每到春初的季节就按大自然的规律，欣欣向荣，绿意盎然了。实际上是写人之怨。为什么无情的草木都知道按时应节，有信有义地显示生机，呈现春意，而有情的离人却连这点也做不到呢？使寂寞的闺中人，年年在绿满枝头时，霸陵伤别的往事便象绿意从柳枝中冒出来似地涌向心头。“年年”写怨的时间。“霸陵”写离别的地点。“柳色”是勾起怨的诱因。伤别才是怨的真谛。伤别虽然痛苦，但而今也只能在寂寞的空房中，让回忆来咬嚼心灵而已。在柳色的生意和伤别的痛苦的巧妙反衬中，楼中人不幸的哀怨，分量就更加沉重了。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是从对比角度来写秦娥的怨，把良宵佳节胜地的欢乐和寂寞古道的荒凉联系在一起发展主题。“乐游原”是唐代京都最著名的游览区，这是欢乐愉快的集中地。“清秋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之一。酷热的盛暑消逝了。高天寥廓清澈，大地满是成熟的果实，人的感情既是愉快的也是丰富的。何况“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月”还给这“清秋节”分外增姿呢。但，就在这幸福的时刻，欢乐的地点，可怜秦娥却在望月的楼头，看见千年古道上没有一丝可以告慰自己的蛛丝马迹。寂寞冷清的月光，洒在寂寞无声的古道上。这，就是对她望穿秋水的回答，佳节思亲的结果。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从想象的角度来写秦娥的怨。这里的“音尘绝”和前段的“秦楼月”在构思的作用上是相同的。它是音韵和感情发展的一个桥梁。假如“音尘绝”把怨写绝了，那么绝的极端必然是不绝。这样就没有把怨写尽。“音尘绝”之后，想象一跃，由高原上的千年寂寞的

古道，而联想到旷野中几点远古无声的陵墓。座落在萧瑟的秋风里，残照的落日中。表面看和秦娥的怨，毫无联系。但实际上，却把怨女的精神世界全部挖掘出来了。远古的坟墓不仅是对“梦断”作了有力的注解，也是对“伤别”和“音尘绝”作了有力的注解。这里既有久别征夫为什么不回来的不幸的假设，也不无闺中的怨女悲哀最终结果的推想。更主要的是，它把全词中悲哀之音，凄凉之色，不幸的人物，痛苦的情思，作了高度的概括——既广阔，又深远。

一首小词能把闺怨这个狭小的主题，发展成这样丰富，非大手笔是做不到的。从一阵悲凉的箫声到几点远古的陵墓，我们看到了：由怨女的个人悲伤到世人共同的不幸，由事实上的一般的离愁到想象中的人生的永别，由现实的痛苦到远古的悲哀这样一个诗情发展的脉络。特别值得可贵的是，如此深沉的怨意哀情，并无丝毫颓废和衰败的意味，而雄浑的气势，溢满纸上，深远的意境，弥於词中。文字极为精炼，内容特别丰富。

这首词后来的词论家疑为伪作。但我以为把它算在李白的帐上，对李白来说丝毫没有“借花献佛”的意思。

思 帝 乡

韦 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
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首小词仅仅用三十四个字，便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乐观、活泼、痴情和勇敢的少女形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春日”，写美丽明媚的环境。

“游”写欢欣愉快的心情。三个字，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概括地表现了出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般都用杏花零落来比喻美好事物的被摧残，高洁情操的被毁灭，生活的不幸，命运的悲苦。这里一反常态，不把杏花当成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是当成美丽幸福和愉快的象征。一个“吹”字，把环境和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结合中把“春日游”所点出来的环境风貌和感情色彩丰富和形象化了。

第一句词由环境描写发展到肖像刻画。以下，便集中地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这个少女的精神世界里主要的就是爱。爱陌上的风流青年。素昧平生，一见倾心，仅仅以“风流”为基础的爱，当然比以共同人生观为基础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内容要浅薄得多，性质要落后得多。其结果，可能是三生有幸，邂逅知音；更可能是看错了人，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比起把婚姻只当成政治行径，完全从门第观念出发，或让月老把未见庐山真面目的一对青年捏在一起的婚姻来，内容是多了一点，性质是进步了一些。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心理刻画深入一步。这里不但写出了爱，而且由爱发展到欲嫁，到欲委终身，并进而发展到“一生休”，愿委终身，愿白首偕老，愿共生死。在这个心理发展过程中，诗人把主人公的乐观的痴情，提高到忠

贞不变至死不移的高度。这种精神与传统的纲常观念是没有丝毫联系的，它是感情自然流露的表现。而且表现得天真烂漫，既无丝毫的哀怨伤感，也无半点的徘徊犹豫。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心理刻画又深入一步。主人公虽痴情却不呆板，虽活泼却不简单。她不仅看到眼前，而且也看到未来。不仅渴望美满爱情“一生休”的幸福，也考虑到可能被遗弃的不幸结局。产生这种不良预感当然有个人因素，但更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科举取士比门第沿袭要进步得多，但它在男女婚姻方面却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今日白衣，明朝卿相。潦倒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便成了显贵的要人，不得志时的糟糠夫妻随之也被以各种方式抛弃了。唐代这种婚变现象，不是寥寥的。这个乐观少女的后顾之忧，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她心灵深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映。“不能羞”，既写出性格的泼辣一面，又表现了她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勇敢精神。在她所处的时代，女人最怕的就是被遗弃。政治上毫无出路可寻，经济上无任何保证可靠，一旦被弃，将沦落到怎样不幸的下场是不堪设想的。可贵的是无论怎样的结局在等待着她，她却一不害怕，二不害羞。

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出现在晚唐文坛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它是一定文化思潮的产物。唐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特别是文人决不能写出这样的人物，在唐以后的朱程理学独霸舆论阵地的社会，也不敢写这样的人物，尤其被传统观念弄昏头脑的诗人是决不敢写的。元人杂剧《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一见倾心，痴心热爱和这个少女有些相似，但思想底子却不相同。一个是乐观明快，一个是“闲愁万种”，既悲怨又伤感。一个的态度是坚决的，一个的行动是矛盾的。没有好心

的红娘相助和撮合，崔张的倾心，只能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形式来和读者告别的。这个乐观痴情勇敢的少女，在唐五代诗词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人物。她既不是“花间派”词人心中“香而软”的赏心悦目的玩物，也不是周、柳等辈笔下销魂怡性的弄女。而是一个有活泼思想，鲜明个性，独具一格的人物。她出现在晚唐的论坛上，和大唐帝国的佛道儒兼容并包的文化开放主义政策，不是没有一定关系的。

临江仙

鹿虔扈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这首词，在表现方法上虽然很出色，但究竟尚未完全摆脱掉“花间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容上对“花间派”的羁绊有较重大的突破——不是为写女人而写女人，而是借迟暮美人的缅怀往事来寄托无限深沉的亡国哀思。五代是个动乱的时代。在“花间派”的主要词人中，只有李洵和

鹿虔扈没有变节易主的行为。李洵是个有政治节操的文人，鹿虔扈是个有政治节操的军官。鹿虔扈的词虽不多，但这首《临江仙》却是《花间集》中的一支奇葩。

“金锁重门荒苑静”，是谁给层层重门锁上锁的，使欢乐的宫庭变成冷落的荒苑。这锁是罪恶的象征，它的内容就是纷纷五代的刀光剑影。“荒”就是荒芜。这既是说自然花草的荒芜，也是指社会景象的衰败。“静”就是寂静。荒苑的寂静正是时代不景气的一个缩影。“重门”，言宫苑之深。宫苑虽深，但却无一点生机，无丝毫活气了。不着一悲字，但目睹此情此景，谁能无动于衷而不愁绪满怀呢？

“绮窗愁对秋空。”这是个对比。在对比中写出三层情绪。绮窗里本应有人生的欢乐。秋空中只能一派萧瑟。然而绮窗中不但没有丝毫的欢意，反而比秋空还要凄凉。秋空中的萧瑟是自然的。绮窗里的凄凉却是人为的。人为的比自然的往往还要难以忍受。即或绮窗中还剩下点人间的欢乐，也将要被弥天的肃杀之气吞噬掉的。假如绮窗中若是还有人的话，守着窗儿望着秋空，愁绪满怀也是回避不了的。一个“愁”字，把荒僻的绮窗、萧瑟的秋空都人格化了。在无知的事物中写出有知的情绪。绮窗和秋空，都以愁相许，人还能不愁吗？这种表现愁的方法是最有力的方法。

“翠华一去寂无踪”，古代皇帝的仪旗用美丽的鸟羽作饰，谓之翠华。这里的“翠华”句也不无人的青春一去不返的意思。但借“翠华”而表现的主要还是统一的大唐帝国。美也好，青春也好，帝国也好，一旦被毁了，一旦由存在而消逝了，就再也无法拉回来了。

“寂”是一种主观感觉。它是“翠华一去”之后给人留

下的一种难耐的寂寞情绪。这种情绪表现了人对“翠华”的态度。“踪”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的本来不该无踪，而今却已经无影无踪了，这就进一步地表现了人对“翠华一去”的惋惜之情。一旦去了，侧耳静听，无声无息。注目凝视，无影无踪。这就把人对“翠华”之情形象化了。

“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无声不过是寂寞。而清歌妙曲一旦突然中断，就不仅仅是寂寞而已了。把人由灯火辉煌的境界突然地推向漆黑的深渊，一切都绝望了。绝望虽然比寂寞痛苦的程度更强烈，但短暂痛心还是好熬的。“声断已随风”，不但开始寂寞，进入了痛苦之境，而且也揭开了难以忍受的序幕。清歌妙曲把情志带入忘乎所以的怡和境界，虽然突然中断，但却不立刻消逝，而是随着轻风慢悠悠地渐渐地远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青峰虽然代替不了妙曲，但毕竟给怅惘的人一个有形的寄托。断声随风而逝，就只能让失望怅惘一点一点地永不间断地增长和扩大。

※ ※ ※ ※ ※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不知恨，不是故意地不恨，而是因无知而不晓得恨。“烟月不知人事改”，这个不知改却和有知无知无丝毫的关系。因为烟月不是商女，根本谈不上知的有无。假如把亡国之恨怨到无知卖唱的歌女身上，是深有寄托。那么把“人事改”怪到烟月身上，岂不是更为深有寄托吗？“人事改”要怨的话，应该怨在某一种人身上。不怨人，而怨烟月，可能确实不知该怨谁，也可能知道责任应由谁负，但不敢公开地怨，更有可能已经认清该怨者，但对他既怨之又怜之，因此就把矛盾的感情推到烟月身上去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怨烟月而怨

人，这比怨人怨得更深沉。

“夜阑还照深宫”，夜阑的月不仅寂寞凄凉，而且给人一种不无恐怖的感觉。不照还好，越照是越要伤心的。一个“还”字，把既寂寞又凄凉还略有恐怖的亡国之情，写到经常紫损人的程度，含蓄而又淋漓地表现了对故国的怀念。

“夜阑”把伤心人放在伤心的环境里。夜快完了，月将落了，但却没有黑暗将尽，黎明欲来的丝毫征兆。快落的冷月照在已经荒芜的深宫，悼念“翠华一去”的伤心人，已经彻夜未入寐了。“深宫”就是“荒苑”，就是“绮窗”，就是“玉楼”的概括，也就是故国的象征。诗人明白地交待了他伤心的是什么。

“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藕花”即荷花。作者把荷花放在野塘中，是想突出荷花沾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和冷落寂寞的下场。荷花的这种情操和下场和作者亡国后的感怀和遭遇有相似之处。残荷被凄风冷雨摧残，连个惋惜香销花谢的同情者也难以寻觅，因此才说“暗伤”。“暗伤”比明伤还令人痛心。“清露泣香红”，“泣”本来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悲哀的表现。作者把它和无知的藕花联系起来，公开地点明了：写荷花是手段，借荷花来表现自己的感情才是目的。夜阑不寐伤心而“泣香红”的是什么呢？这是被怅惘失望紧紧笼罩，被愁苦寂寞牢牢囚禁，整个心身都堕入空虚和哀伤的浓雾里，虽然已经衰老但对往事还耿耿於怀的一个迟暮的美女。这个迟暮美女的处境正是鹿虔扈心境的写照。一个有操守的诗人，借一个有操守的美女的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这在“花间派”词人中，是不可多得的。

摊破浣溪沙

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簌簌泪珠多少恨，倚栏杆。

悲哀的种类是无限的。有一种悲哀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也是一种很大的悲哀。那就是想把已经逝去的再实际重复一遍：对于失败者来说就是幻想把结局扭到竞争的起点；对于老人来说就是梦想使风烛残年返到风华正茂的岁月。这首词对这种悲哀之情，作了艺术的表现。

“菡萏”，荷花。荷花是最美丽最纯洁的花，在这里暗喻最美丽最纯洁的人。“香”是无形的美。翠叶”是有形的美。前者暗喻精神。后者暗喻容貌。无形的美已经消逝了。有形的美已经不全了。这是个彻里彻外确确实实已经残败的花草，衰老的美人。

“西风”接“销”“残”的线索，进一步刻画衰残的原因。香为什么会销，翠叶为什么要残，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西风”造成的。“西风”是肃杀万物最无情最冷酷的一种暴力。它不但肃清了无形的香，摧残了有形的翠叶，而且还